

交流剧本

8 1—N0.5

粤语小曲现代剧

金玉姻缘

编剧 司徒沛 高伟文

湛江行署文化局戏剧工作室编

人 物 表

(以出场先后为序)

江瑞莲 女，54岁，某市某街道主任。

林 金 女，26岁，汪瑞莲长女，某市“留香”宾馆服务员。

林 玉 女，23岁，林金妹妹，某市中医院护士。

徐志强 男，27岁，先是待业青年，后在“大观园”酒家当
服务员，是林金插队时的朋友。

徐彬仔 男，19岁，徐志强的弟弟。

江永红 女，21岁，林金的表妹，某大学政治系三年级学生。

萧炳南 男，25岁，香港归客。

刘 风 男，31岁，香港归客。

罗 拔 男，28岁，不务正业者。

马 强 男，42岁，公安人员。

三姑、六婆、二伯、四叔

流氓甲、乙

归侨、港澳同胞、外宾若干

男女青年若干

游园群众若干

序 幕

时 间 一九七八年初夏的一个傍晚。
地 点 南方某省城的一个街心公园附近。
布 景 舞台一边为街心公园一角。背景是繁华的闹市，高楼鳞次栉比，矗立云天。

〔序歌：

情男痴女多奇传，万曲千歌唱不完。

金玉姻缘今又演，喜剧一场更新鲜。

〔序歌声中，幕启。

〔华灯初放，霓虹灯辉映，行人川流不息。江瑞莲扛着一个很大的六角形窗框上。她扛得很吃力，不时和行人相撞，时时停下道歉，最后干脆放下窗框，站在路旁嘘气。

〔林金、林玉手持羽毛球拍上。

林 金
林 玉 （齐）妈！

江瑞莲 哎，你们来得正好，快帮我扛它回去。

林 金 妈，这么快就做好窗框啦？

江瑞莲 嗯。今日下午，我去铁木厂了解占用华侨房产的有关情况，顺便叫他们做了这个窗框，明日叫志强开好屋里的南风窗。

林 玉 妈，你做事真心急！

江瑞莲 哎呀，乖女，阿妈怎能不心急呢？你们两姐妹呀！

（唱梁祝）年龄已合符结婚姻，应该早日结鸳盟。

开窗带来好风水，保你嫁得称心夫婿同享天伦。

林 金
林 玉

（含羞地一转身）妈！

江瑞莲

妈什么？怕羞吗？女大当嫁，男大当婚，你们一个廿三出头，一个廿六已近，婚姻大事，应当抓紧。

（见左右无人，解开领扣，指着脖子小声地）呢！

阿妈这里有一条——

林 金

（凑近看，惊喜地）金链！

〔汪瑞莲连忙捂住林金的嘴。

林 玉

妈，怎么你也会有金链的呢？

江瑞莲

（示意小声）嘘——这是我结婚时你爸爸送的。

哼，我现在有话在先，你们俩谁先结婚，而且对象又架势的，我就奖这条金链给谁。

林 金

妈，怎样的对象才算架势呀？

江瑞莲

这还用问？现在最架势的，就是屋里有“南风窗”。

林 玉

妈，好多屋都有南风窗的呀，怎能——

林 金

哎呀，傻妹妹，“南风窗”你也不懂？就是说有海外关系呀！

江瑞莲

对！就是这个“南风窗”！看你们两个人，哪一个有本事拿到我的金链？

林 金
林 玉

（神情各异，同时地）南风窗？！

江瑞莲

唔。描准“南风窗”，金玉配姻缘！

〔音乐特强。聚光。

〔一个巨大的窗框在天幕上旋转。

〔幻灯映出剧名：金玉姻缘

——幕徐闭

第一场 开 窗

时 间 第二天上午。

地 点 江瑞莲家。

布 景 舞台三分之二是客厅，三分之一是金、玉姐妹的卧房。客式各厅家俱齐全，有一门通厨房及后院，倚墙放着那个大窗框。卧室中有两张小床和床头柜，一简朴，摆满书籍；一华丽，摆满化妆品和影星照片。

〔幕启。林金穿睡衣，正在房中打扮，她一连试了几条裙子，都不满意，通通丢回皮箱中，惆怅地照照镜子，长叹一声。

林 金 （唱秋水伊人）

红裙太宽，穿它我身欠苗条；

蓝裙未改短，颜色也不够娇；

一箱衣裙，都是旧式装应该丢开了！

看那华侨人人着衣装，多么够派新潮！

昨天妈妈她已关照：姐妹中哪个嫁郎，

若嫁得个“南风窗”，奖她金链一条。

阿金我心中暗悲伤。

只叹我欠眼光，悔当初未找一个华侨。

叫我哪里去开“南风窗”？我心中焦急似火燎！

真想不到如今“南风窗”又吃香了……唉，早知今日，真是后悔当初竟和志强相好！现在，叫我如何是好呢？唉！

〔江瑞莲从卧房出。

江瑞莲 阿玉，阿玉！（未闻答应，到房门口）阿玉！

林 金 阿玉一早就出去了。

江瑞莲 （入房）那你呢？以往星期天都是你出去玩，她在家看书，为何今日刚好是“番鬼佬看榜——调转了”呢？

林 金 我不想去。

江瑞莲 啊，我知道了！

（唱平湖秋月）原来你在家中等志强，

今天他到来帮助我们开窗，你在家把他盼望。

林 金 （接唱）妈你胡乱想，莫乱讲，我并非在家等志强。

今天我要去行街，怎知难找到合适的衣裳。

只好呆呆在家中，对纱窗，空守闺房。

（赌气坐在床上）

江瑞莲 （接唱）阿金、阿金你为何这样？

有事在心应对妈妈讲！

林 金 （接唱）我心中悲伤感叹为志强，

他待业成年未有工作，

他并非归国华侨哪有“南风窗”？

江瑞莲 （接唱）何须为此惆怅？

他虽没有“南风窗”，

但他家势也不寻常。

林 金 不寻常？哼，他爸爸只不过是一般干部。干部未升长，放屁都不响。

江瑞莲 阿金，你真是有所不知！最近调回来的市委书记，是志强的姑丈。

林 金 书记是姑丈？哼，书记也比不上“南风窗”呀！

江瑞莲 那就很难说了！不过，市委书记也有权有势呀！你

和他先搞好关系，罩住瘦鸡找肥鸡……

〔徐志强、徐彬仔带木工工具上，入屋。〕

徐志强 伯母，伯母！

江瑞莲 说曹操，曹操就到。来啦！（出）志强，啊，彬仔，你也来帮忙呀？

彬仔 嘻嘻，我来跟阿哥实习开南风窗。

徐志强 伯母，阿金呢？

江瑞莲 她在房中。（朝房内）阿金，志强来啦！

〔林金穿上连衣裙，出。〕

彬仔 哗，金姐，今日穿条连衣裙，真够风度！

林金 是吗？（顾影自怜，搔首弄姿）

徐志强 彬仔，去搬工凳出来，准备开工。

彬仔 OK！伯母，请问工凳在何方？

江瑞莲 在后面，跟我来搬！（带彬仔入内屋）

〔林金长叹一声，坐下。〕

徐志强 （走近林金，体贴地）阿金，你不舒服吗？

林金 我……没有。志强呀！

（唱那个不多情）春风秋雨时过一年，

你总在待业令我心焦。

徐志强 （接唱）你何须担忧，毋庸挂念，

昨天我已将招工表填。

林金 （接唱）去做什么工？每月几多钱？

徐志强 （接唱）详情还不知，后天方晓。

林金 听说你姑妈——

〔江永红内叫“姑妈”上。〕

〔彬仔扛工凳出，差点碰上永红，江瑞莲向后一拉工凳，彬仔踉跄，险跌；志强连忙扶住他，放好

工凳，两人开工。

江瑞莲 小红，碰伤没有呀？

江永红 没、没有。（到房门口向里张望一下）姑妈，玉姐呢？

江瑞莲 她呀，一早就出去了。

江永红 哎呀，她真的去了？嘿，糟了！

江瑞莲 怎么了？小红，发生了什么事情呀？

江永红 玉姐今日要去接对象，我劝她也不听，真是……

江瑞莲 林金 （齐）啊？阿玉去接对象？

江永红 嗯。难道你们还不知道？

江瑞莲 嘿，这个衰女，不声不响，把我瞒得密 密 实 实。
哎，你知不知道对方的情况呢？

江永红 她的对象嘛——

（唱渔歌晚唱）告知姑妈金姐听，

玉姐做事实不争气，

找爱人竟找到香港去。

江瑞莲 （惊喜，接唱）吓？此事当真？

江永红 （接唱）我难道会欺骗你？

他是“仁慈”药品公司老板的公子哥儿，

今朝搭火车，来到省城，定是谈判生意。

姑妈要向玉姐早敲警钟，免被香风毒雾刮翻，

她是共青团员，怎可以对资产阶级的少爷情痴？

羡慕香港风，把原则抛弃，

江瑞莲 （接唱）“警钟”我已经向她敲，

这种行为实太不应！

江瑞莲 （接唱）“警钟”我已经向她敲，

问清楚一切我自有主意。

林 金 （另场）哼，想不到阿妹……真是“无声姑娘一肚蛆”！（赌气回房）

江永红 姑妈，千万不要让玉姐再沾上海外关系呀！你忘记了吗？为了阿爷的事——

江瑞莲 咳，还提他做什么？一去南洋几十年，一点消息都没有，也不知是生是死？

江永红 就因为阿爷去了南洋，所以我们就牵上了一条海外关系，在前几年吃尽了苦头，你被批斗、靠边站；金姐下乡八年，几次招工都不能走；我也差点不能推荐上大学……

江瑞莲 这些都是林彪、“四人帮”的罪恶！

江永红 现在我们要吸取教训，不能再……

彬 仔 现在不同了！海外关系成了香花，变了宝贝；从港澳回来的人，都成了贵宾，到处受优待，几光荣！

江永红 光荣？哼，从港澳回来的人，不是资产阶级的大老爷，就是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他们十个之中九个坏，小心会上当呀！

江瑞莲 这倒是要注意。小红，你放心，姑妈心中有数！

江永红 那——我就放心了。姑妈，我走了！（下）

彬 仔 （朝门外招手）bey—bey！马列主义小姐！

徐志强 彬仔，不要多嘴多舌，快做工！

彬 仔 哼，照她这样说，那么香港刮的是臭风，人全是坏种，连猫也比老虎凶！

〔林玉手提皮箱，带萧炳南上。萧炳南西装笔挺，革履铮亮、留长发、戴墨镜，潇洒大方。

萧炳南 （立在门口，打趣地）呸，猫比老虎凶！有这么犀利？

彬仔 （转身，惊喜地）哦？你是……阿！南风……来了！

林玉 （拉萧炳南入）妈！

江瑞莲 哎。阿玉，（打量萧炳南）他是——

林玉 他叫萧炳南，是我初中时的同学。（放好皮箱）

萧炳南 （脱下墨镜）伯母，你认不出我了？我以前跟姑妈生活，在省城读书，经常会来玩的呀！

江瑞莲 （细看，恍然大悟）哦！认得，认得了！原来你是南仔！哎呀！看你，精神奕奕，威风凛凛，真是与众不同呀！哈哈！

〔萧炳南脱下西装，林玉接过来挂好。

〔林金闻声出。

林金 南仔！

萧炳南 金姐！你好！（打量徐志强）阿玉，这位是——

林金 （抢先地）木工佬。

林玉 他是姐姐的朋友。

徐志强 我叫徐志强。（与萧炳南握手）

彬仔 （抢上前，与萧炳南握手）我叫徐彬仔，是我哥的弟弟。

〔众人被他逗得哄然大笑。

江瑞莲 南——南先生，厅里修窗，很脏，请里边坐！

萧炳南 伯母，不必客气！

江瑞莲 南先生，请！（殷勤地把萧炳南拉进林玉房中）阿玉，你陪南先生坐，我去泡茶。（出）

〔彬仔到房门口窥看。

江瑞莲 （拉彬仔走开）彬仔走开，你看什么？

彬仔 没、没什么。（依依不舍地回顾房中，脱口而出）
真架势！（拿起萧炳南的上衣，羡慕地）这是真正
的香港货哪！（穿上）哟，屁股还是开岔的哪！

（只顾看后面，前面扣错了钮扣）唷，怎么一边
长，一边短的呢？嗯，香港货真是与众不同！

〔林金、徐志强、江瑞莲见状失笑。

徐志强 彬仔，你专门出洋相！快去磨磨这把斧头！

〔彬仔脱衣、持斧头进厨房。

徐志强 阿金，来帮我拉墨斗线！

林金 （极不愿意）我……

江瑞莲 （推林金，一语双关地）快去，先牵好这条线！

〔林金拉墨斗线。江瑞莲笑指两对恋人，持茶壶进
厨房。

〔此后一段戏分卧室、客厅两个表演区，那个表演
区讲话，追光灯即照那里。

〔客厅灯暗隐。卧室中。

萧炳南 阿玉呀！

（唱四季歌）你妈妈热心对我招呼，

想来婚姻定会成全；

若得谐美眷结良缘，

共你相亲相爱同到百年。

（白）原来我担心你妈妈不欢迎我呢！

林玉 （接唱）妈妈最爱南风窗，

你来我家她当然乐洋洋。

若要同意婚姻事，

还须仔细来商量。（与萧炳南耳语）

萧炳南 啊？（接唱）我家中实况你深知，

与人打工把生活维持。

我爹并非有钱人，

我也并非公子哥儿。

林 玉 嘘——（示意低声）你暂时要做下百万富翁的公子，不然，我们的事就会泡汤，因为我妈……

萧炳南 嘿，想不到你妈这么势利！

〔江瑞莲端茶进房。

江瑞莲 利？什么利呀？

萧炳南 呃——是雪梨。（急忙从旅行袋中掏出一包梨）我是说，想请你吃雪梨！

江瑞莲 （双手捧住）好，好梨！好梨！哈哈……

林 玉
萧炳南 （对视一眼，忍俊不禁）哈哈……

〔卧室灯暗隐。客厅灯亮。

〔林金听见笑声，长叹一声，扯住墨斗线走开。

徐志强 哎——线！线！

林 金 （走近）志强，听说最近调回的市委书记，是你的姑丈？

徐志强 嗯。

林 金 （唱天涯歌女）志强呀，有福你不会享，
有亲戚做书记不找他帮忙？
应该去找姑丈来商量，
找份高贵的工作又多钱又清爽。

（白）强哥，你说是不是呀？

（接唱）你何必犹豫，傍住这棵大树乘凉妥当。

（白）强哥，快去找姑丈吧！

徐志强 这——岂不是叫我去走后门。不行！

〔江瑞莲端茶壶出，倒茶。

林 金 怎么不行呢？现在办事情，有几多不是靠后门的呢？这么顺风你都不会驶哩，真是气死人罗！（赌气丢开墨斗线）

江瑞莲 志强，饮茶！阿金，你何必这样心急呢？志强一定会去找姑丈的。只要姑丈一开口，你就会开心罗！

（把线递给林金）牵好它！对，这就对了！哈哈……

林 金 （望望拿着墨斗发愣的徐志强）嘻嘻……

徐志强 这、这……唉！

江瑞莲 你们商量商量，我进去看看！（端茶壶入房）

〔客厅灯暗隐，卧室灯亮。

江瑞莲 南先生，饮茶！

（唱木兰从军）听说令尊亲，是商界有名人，

开间大公司，赚很多钱银？

萧炳南 （过序衬白）伯母，你听错——

林 玉 （在江瑞莲背后打手势）南哥，暂时吹……

江瑞莲 听错？（回头见林玉）你做什么？

林 玉 我……是说——

（接唱）他爹爹做工，确在大公司；

萧炳南 （接唱）但钱银难挣多，生活勉强过；

我爹爹不是商界有名人！

江瑞莲 （旁白）正是猪肥怕出栏，人富怕露财！（对萧炳南）南先生，你不用瞒我了，关于你的一切，我已经得到情报了。就说你这次回省城，就是要——

萧炳南 （不知林玉在示意，直率地）要报考研究生。

江瑞莲 什么？考学！哎呀，南——南先生，人家读书，都想出去留美、留英，你反而回来？真是——

玉（急忙）他回来也是为了接他爷爷的遗产。

江瑞莲 接遗产！你爷爷是——

萧炳南 他是一位老中医，很有名气。

江瑞莲 哦！那肯定有一大笔遗产！你一世都享用不尽罗！

萧炳南 这——（欲否认，被林玉猛拉衫尾，又改口）你怎么知道？

江瑞莲 怎会不知呢？连小孩都会唱：广东三件宝，司机、医生、猪肉佬。有名的老中医怎么会没有钱呢？哈哈……

萧炳南 啊？哈哈……

林 玉 哈哈……

〔灯暗转，客厅中复亮。〕

林 金 强哥，答应我：去找姑丈吧！去吧！嗯——（撒娇）

徐志强 阿金，这——不好！

（唱采茶扑蝶）金妹你要听我讲，
我工作已经有望。

林 金 （接唱）打工仔有什么希罕？
应该有崇高理想，
你姑丈当官，顺风驶（里）青云直上。

徐志强 （接唱）你的思想太不当，我姑丈他不会这样。

林 金 （接唱）人人当官，都把情面讲，
你姑丈也是一样。

（白）你如果不听我讲，我就不理你。（赌气走开）

徐志强 阿金，你听我说……（走近欲解释）

林 金 （走开）你去找不去找姑丈？不去你就走开！（扯断墨斗线）

徐志强 你——（赌气）好，走开就走开！（气冲冲下）

林 金 志强！你——（伤心地伏在沙发上大哭）呜呜……
〔灯全亮。江瑞莲等出。彬仔手持斧头冲上。〕

江瑞莲 阿金，你怎么了？（拾起地上的墨斗线）看这条线！你呀！

林 金 他、他骂我！（更大声哭）呜呜……

江瑞莲 哎呀，南风窗未开成，志强又走了，怎么办呢？

彬 仔 伯母，你别担心，阿哥走了，还有我！

江瑞莲 你？你会开南风窗？（打量彬仔，摇摇头）

彬 仔 伯母，你放心！开南风窗，我虽然初次动手，但是早有研究。（拍拍心口）你看我的本领吧！

江瑞莲 这——那你就试试吧！彬仔，这个南风窗，一定要开好！

彬 仔 （扛斧头当枪，向江瑞莲行军礼）是！

——幕急闭

第二场 接 风

时 间 三天后。

地 点 “留香”宾馆大客厅。

布 景 舞台右边是大门口和服务台，一块写着“专门接待外宾、华侨和港澳同胞”的牌子挂在门口；左边是休息室，摆有沙发、茶几等；舞台后部正中是一大理石柱，上有款式新颖的壁灯，柱脚围放着盆花；柱右是楼梯及电梯间；柱左边是走廊，通宾馆内。

〔幕启。的士高音乐声从宾馆阵阵传来。林金在门口值班。住客们进进出出，她频频点头迎送。一对华侨夫妇亲密地谈笑而过。〕

林 金 （既羡慕、又感慨地唱红烛泪）

唉，守门送客常悲哀，
自叹今生穷命捱，
当招待，人贱身衰，
暗伤心，难忍偷垂泪。
在此天天见有钱人欢笑几心开，
我却要小心侍候无可奈！
盼有日，运转时来，
脱下这身马骝衣，
飞黄腾达乐开怀。

〔彬仔上。身穿花格衬衣，假西装，喇叭裤。〕

彬 仔 （唱大红花）饮酒要饮威士忌，
抽烟要抽过滤咀。

彬 仔 哎呀，我家半个“南风窗”都没有，哪来这些券呀？金姐，麻烦你帮我找几张吧！

林 金 这个嘛——对了，你去找萧炳南想想办法吧！他住在316。

彬 仔 唔。对！去找南哥！（欲上楼）

〔萧炳南手提着一筐草药上。〕

萧炳南 金姐，你好！

林 金 南——先生，你回来了！彬仔正想找你。

彬 仔 南，南哥，嘻嘻，我……你捧这么多草做什么呢？

萧炳南 准备写关于中草药的论文。你找我有什么事？

彬 仔 OK！这个——我，嘻嘻，金姐！（示意林金代说）

林 金 他想请你换兑换券。

萧炳南 啊？彬仔，你换兑换券是想——

彬 仔 （唱龙飞凤舞）南哥且听我讲你知，

你莫将彬仔我来责怪，

想买包外国烟试试味，

谁知中国钱不能买！

萧炳南 （接唱）你要买烟我能帮，

与你进去把烟买，

你要想准爱抽那一样，

因我写文章时间要尽快。

彬 仔 （接唱）闻听这话乐怀心开，

忙躬身诚心来礼拜。（行礼）

萧炳南 （接唱）你何须鞠躬敬礼低头？

林 金 （接唱）对“南风窗”理应崇拜。

萧炳南 （接唱）崇洋至此实在不该，

闻言令我心中感慨。